

好生态让景区焕发生命力

百花岭『守山人』李合岭

图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

很难说得清，这片说大不大、说小不小的山头，究竟承载了李合岭多少的心血与足迹。没人想得到，这名来自河南的企业家会在琼中百花岭的一间工棚里连续度过4个春节。“百花岭的生态吸引了我，也希望它的美能让更多人看到。”

没有开山劈岭，没有大修大建，甚至为了给一棵棵树让路，不惜增加工期和代价……正如李合岭所预想的那样，历经4年升级改造后的百花岭景区，如今正以最原始、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

粗喙秋海棠。



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董事长李合岭(右)与员工交流工作。

A | 扎根百花岭4年 踏遍每一寸山林

与浪花翻涌的海岸线相比，山区腹地实在算不上是投资者们目光聚焦的“黄金点”。

同许多来海南寻求机遇的企业家一样，李合岭最初也是直奔海口、三亚、琼海等地的一处处海湾。几番考察打探后，这名拥有多年商场征战经验的投资者却将车头调转，带着对生态旅游雏形的想象，往浓荫蔽日的海岛腹地而去。

辗转于中部市县的几大山脉，最终李合岭的脚步停在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西南角一座叫做“百花岭”的山头。

第一次登百花岭，过程并不顺利。沿途高大的古木遮天蔽日，横生的枝叶与藤蔓缠绕，李合岭只能如同爬行动物般，手脚并用地扒出缝隙往里钻，但也恰恰是这片几近原始的热带雨林，让他的眼神也愈发明亮起来。

“在距离县城不过7公里的地方，竟然

生长着一片保存如此完整、景观如此丰富的热带雨林！相比趋于饱和的滨海旅游市场，这里独一无二的自然生态，才是亟待挖掘的生态旅游“富矿”。与琼中县委、县政府发展生态旅游的思路一拍即合，李合岭当即带上勘查与规划团队，一头扎进百花岭的雨林里。

勘查工作从2014年开始，山路不通成为最先摆在眼前的一道难题。

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，李合岭不得不克服野外变幻的气候条件与复杂的地形环境，背上一箩筐麻绳往返穿行于藤蔓密布百花岭山林，每发现一处苍天古树或珍稀物种便系绳作为记号。

“往山里来回钻上一趟，就要耗掉一整天。”为了节省时间，李合岭和团队干脆在山脚搭起一间铁皮工棚，没想到这一住便是整整4个年头。

B | 摸清百花岭“家底” 将开发的天平向生态倾斜

从山脚到山顶，李合岭的足迹几乎遍布百花岭的每一个角落，手上的图纸资料也越攒越厚。

“我们特地请来省内知名植物专家，对百花岭的植物资源进行系统梳理，仅国家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便发现了33种。”在他看来，之所以要一寸寸地勘查，就是为了全面摸清百花岭的自然生态“家底”，从而进行系统的保护与利用。

有亮点，自然也有短板。彼时，整个百花岭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路，不仅将来访者齐齐挡在“门外”，也给护林巡逻、森林火灾扑救带来相当程度的空间盲区。修路，由此成为当务之急。

如今来百花岭，一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早已从山脚修至山腰。可细细观察一番后会发现，这条山路的线条并不硬朗，甚至显得有些过于迂回曲折。这是由于景区在修路时全程“以树为先”，宁愿多弯些路也要尽量避开大树，遇上实在避不开的情况，更是直接让树长在了路中间。

沿山路向上，两侧肆意生长的野芭蕉是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。修路时，施工队

曾打算将沿途的野芭蕉一一清除，却被李合岭及时制止。“野芭蕉是一种重要的含水植物，而水正是热带雨林的灵魂。”据他介绍，为了留下这种天然野生树种，原本规划3.5米宽的路也被足足缩窄至3米。

百花岭的珍奇异木遍布山野，却并非每一处景致都有山路伸抵。“有一处山谷长有大量与恐龙同时代的上古植物桫欏，我们原想在里面开出一条路，可考虑到影响生态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”李合岭说，在提高施工难度、增加施工成本，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天平两端，百花岭从来都是选择后者。

顺着水系而上，一条石阶路蜿蜒折转，将天池与三级瀑布一一串联。这条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的小路，看似浑然天成，却是由景区施工队一锤一锤凿出来的。“我们就是希望尽可能减少人工痕迹，让游客更方便游览景区的同时，也能看到一个天然、完整的百花岭。”在李合岭看来，生态是百花岭的核心竞争力，当景区对生态的坚守始终不打折扣时，自然能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凸显出强劲的生命力。■

百花岭的守护者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

依山而居的黎族先民，数千年来沿着蜿蜒小径探寻着每一寸向上的可能。转过几道山坳，数百口人聚居成村落，百花岭从此便也有了人烟。

田在山上，家在山上，就连玩乐也是山间的嬉戏。对于山民而言，山曾经就是吃穿用度的来源。

野猪、野山羊、野山茶、菠萝蜜……生活在百花岭的老一代村民还记得，小时候他们随意往林子里钻一趟，便能收获到足够多的美味。虽说也会砍些红藤去卖，可大伙都知道，山里的那些参天大树，绝不能碰。

1963年，地方国营百花岭林场作为琼中科学造林、封山育林实验示范林场正式成立，从此百花岭里又多了一群守护者。截至1990年底，百花岭林场新造林成林3300亩，并栽植下多种热带珍贵树种。

“我们一边封山育林，一边加强对周边村民的护林宣传。”据原琼中林业局（机构改革后并入琼中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相关负责人李地雄介绍，原先部分村民偶尔还会有小规模盗伐行为，至2005年前后起，这种现象也基本销声匿迹。

自2009年进入百花岭林场工作以来，陈维龙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百花岭的每一条山路，每一座山头。10年来，巡山路上摔过多少次跤，遇过多少次险，他早已记不清，只是看着一棵棵树苗日渐长成参天大树，心里便生出欢喜。

更让陈维龙感到欣喜的，是村民们意识的转变：“他们每次在村里或路边看到野生动物的踪迹，都会主动向我们报告，平均下来一年至少也有十宗。”在百花岭的护林员和村民们看来，如今山不仅是生活的全部，更成了一种根植于土壤的信仰。■



百花岭山中溪水长流。